

消 散

Disappearance

【圭亚那】戴维·达比丁 著

胡宗锋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消 散

DISAPPEARANCE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WX14N179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消散/(圭亚那)达比丁著;胡宗锋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4. 12

ISBN 978-7-5613-8010-9

I. ①消… II. ①达…②胡… III. ①长篇小说—圭亚那一现代 IV. ①I77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9343号

消 散

[圭亚那]戴维·达比丁著 胡宗锋译

出版统筹	刘东风
责任编辑	胡选宏 华翔凤
责任校对	宋媛媛
装帧设计	李 飞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5
插 页	4
字 数	110千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010-9
定 价	28.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 (029) 85303879

献 给

苏茜·戴梦得（卒于1991）

玛格丽特·尼兰德（卒于1991）

和

弗兰斯、蒂娜、吉尔

以及

和卢克·温奇（爱犬）

他马上倾下身来，泼得满脸是水，想洗掉对这一真实存在的疑虑。

——威尔森·哈里斯 《秘密的梯子》

是杰克吗？我不在乎。我更加在乎的是散步时的生疏，我自己的生疏以及我这样打听的荒诞。

——V.S.奈保尔 《抵达之谜》

库尔兹先生——他死了。

——T.S.艾略特 《空心人》

普天同庆！

——玛格丽特·撒切尔

中文版序

我的小说《消散》的时间背景是圭亚那 1966 年从英国独立出来以后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近两百年来，英属圭亚那一直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此前的两百年，这里是荷兰人的天下。当地的人民被征服，欧洲人用船把黑人运到这里为奴，后来又把印度人和中国人运来当苦力。故几百年来，我们是一个被征服和被奴役的民族。

1966 年的独立让人欣喜，我们终于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了。我们想摆脱欧洲人眼中的负面形象，要显示我们也可以成为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和工程师。因而在我的小说中，主人公一再坚持自己不是“非洲人”或“黑人”，而首先是个和大海搏斗的“工程师”。因为在诸多欧洲人的作品里，“非洲人”和“黑人”常常让人联想到落后和原始。

中国的读者也许会觉得我的小说有趣，因

为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也曾面临被入侵的威胁或遭受入侵。和 1949 年以前的中国一样，圭亚那当时（现在依旧）是个到处是村庄的农业国家。中国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圭亚那农民的生活和中国如出一辙，全世界靠土地为生的农民面临同样的挑战：受太阳、大地和水的束缚。故当中国劳工在 1853 年来到英属圭亚那以后，虽然有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但他们和非洲人、印度人以及当地人相处得很融洽。人们在不同的时代，在同样的热带毒日下，淋着同样的雨，一起在同一块甘蔗地里劳作。那里的蛇、蝎子和蚊子也同样威胁着他们的生命。人们有一个共同的强烈愿望，那就是让子女受教育，以便逃离苦海。今天，讲英语的加勒比海地区（圭亚那属于其部分）产生了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两位是文学奖获得者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和 V.S. 奈保尔（V.S.Naipaul），一位是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我们在自由地前进。

戴维·达比丁

2014 年 10 月 22 日

1

卢瑟福太太想知道，为什么我会当工程师呢？她坐在摇椅上，遥望着通向顿斯米尔悬崖边的花园，顿斯米尔悬崖足有九十英尺高。每天下午完工后，我就和她坐在一起，她会有一大堆的问题，如问悬崖的现状——就是治理的进展，我们正在抢修，不想让它和附近的十二三户人家（包括她家）的房子塌陷到海里去。她会问到从黑斯廷斯海滩飘来的鹅卵石，问起最近会不会又有塌方，要是有我打算怎么办等等。回答她的问题不能敷衍。她想知道的是细节，她的耐心超常，能吸收信息中最不起眼的枝节。我羡慕她的好奇，有次也对她直说了，我犹豫过，怕她觉得我有点逞能。“沙漠就是这样。”她淡淡地说，声音里没有一丝故弄玄虚的影子。

当我经过一天的计算、检查和艰辛，疲惫地回到家里后，第一个小时她会留给我。我到自己的房间，冲个澡，换上她为我洗好刚刚放在床上的衣服。她放哪件我就穿哪件。看到我穿她为我选的衬衣，她也很高兴。在我和她一起洗衣服时，她主动帮我洗。看到我弯着腰熨衣服她很同情我。为了节省时间，我只熨衬衣的前面和袖口。我很乐意让她来打理我的衣橱，她立即把她不喜欢的衬衣丢到一边，因为手工差，式样旧。她把那些衬衣偷偷地塞进我床下的箱子里。她去了趟商店，买了一些更有品位的。虽然已年过花甲，但她的眼光却很时髦。她让我打的领带常常会引来海滩上同事们羡慕的眼神。我觉得这让她感到又回到了丈夫身边。实际上，我比她年轻三十岁，来自于一个不同的文化圈。我能想象到村里的人嚼舌头让她得意，几十年了，村里的老乡们一直缺乏流言蜚语来锻炼自己的舌头。事实上，她早已是当地的另类了。她在非洲待过，被丈夫遗弃，也没有孩子。也正是她，不会向肥胖和年老以后松弛的皮肤低头，加入到了黑斯廷斯越野者——一个由大多数中年商人组成的业余俱乐部，对于这些人来说打壁球有点危险。每周四和周日，她和他们一起穿越田野，绕悬崖顶部的小路长跑四英里。她跑步的节奏不慌不忙，常常会停下来去看毛地黄或蓝铃花，并且会赌咒说她上一次跑过这儿的

时候就没有这些花。她总是最后一名，让俱乐部成员在微型面包车上等她，俱乐部的成员都散布在黑斯廷斯周围的村庄。

接下来的第二个小时里，她和我一起喝茶。在我走下楼梯时，迎接我的是餐桌上摆放齐整的各式各样的点心和蜜饯。午后微弱的阳光撒在铺着非洲蜡染的餐桌上。她坐在我的对面细嚼慢咽，脸上一副恍惚的神色。她身后有一排书架，上面摆着一些木罐和陶罐，那都是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去旅游时买回来的。

只有到了第三个小时，在她清理完餐桌后，她会叫我到客厅，和我认真地交谈。她会拿出蜜李红酒，并鼓励我点上烟。在我第一次问她能否吸烟时，她说：“当然可以，我不介意，”并在抽屉里找了个烟缸说，“我喜欢烟味。”刚一闻到烟，她的鼻子愉快地抽了一下，接着就咳嗽起来。“我都想不起来，有多少年没有男人在这屋里抽烟了。也许二十年了，从1972年的8月起，嗯，是8月。”这是她的惯例——刚开始模模糊糊，仿佛不愿想起，接着就进入了回忆的程序，细节之详让人吃惊。“那是杰克，我的丈夫。他手在口袋里摸来摸去，拒绝看我的眼睛。他点上烟，躲在烟云的后面，嘟囔着说他会留给我钱。你知道魔术师是怎样在一股烟中消失的吗？他也一定在想一条同样神秘的退路，因为他

向我吹了一口烟，以为我是个瞎子，这样他就可以跑到门外，把我傻乎乎地留在那里。但我知道他会离开我的，这个傻男人。”

“他去了哪里？”我有些犹豫地问，不希望让人听上去显得太过好奇。

“嗯，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我从来没费心打听过。”她的声音一时有点减弱，然后以之前的声调问了一个让我摸不着头脑的问题：“男人离开自己的老婆以后会去哪儿呢？”

“去找别的女人。”我不由自主地答道，我想起了我父亲的不忠。

“杰克不会。门在他身后一关，我就知道他要去墓地了。他对正常生活充满了期盼和愧疚。”

“你就从来没有想方设法去打听他怎么样了么？”我坚持问道。

“我把支票往银行一存，就这么简单，然后就忘了他，”她说，果断的语气让我知道她想立即结束我的打听，“8月6号——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午后，就是今天这个时候，他就坐在你现在坐的地方。”我不由自主地在椅子上动了动。“他哭了。我原谅了他，他知道我会原谅他的。”

在同样精准的时间，她会开始我们晚上的早课。她

满意的是我洗了澡，精神焕发。在等到我想抽烟时，她会以一些有关悬崖治理的技术问题开始我们的谈话，而后再絮叨个人的私事。有一次，当她坐在摇椅上一边晃着，一边凝视窗外似乎在准备当晚的话题时，我用一个事先没有想到的问题引起了她的注意。

“这些罐子有多少年头了？”我天真地问，指着餐桌旁的架子。

她有点磕磕巴巴，但马上就恢复了常态，“说不上来了，彭德和雅卡部落的人几百年来一直在做这种罐子，我只不过是从达喀尔的一个市场上买来的，所以很难根据这些罐子的年代及其部落风格来准确地识别它们有多少年头了。”

我有点尴尬，无法做出评论，或通过手势进行简单回应，甚至连头都没点一下，以示还有那么一点地理知识——“达喀尔是塞内加尔的首都，在西非，距住在刚果的彭德和雅卡部落的人有几千里远。所以，这些罐子不可能来自那么远的西面。”她站起来，步履沉重地走到架子跟前（一到晚上，她就显得精疲力竭，整个人明显变得虚弱和上了年纪），拿过来两个木罐子，“这个有点像是彭德人的雕刻。”说着她把罐子举到灯下，好让我看得清楚一些。我凑上去，努力但无知地仔细看了看。罐子形状像个女人，而且做得很粗糙，两个突出的硬乳房

像让人生畏的长矛枪头，我就只看到了这些。但卢瑟福太太看到的是鼻子上模糊的细节。“在雅卡人的雕刻中，我见过许多三角形的翘鼻子，但我不知道塞内加尔怎么也会有这样的雕刻。也许雅卡人曾到过那里，回到刚果前在塞内加尔的部落留下了踪迹。谁知道呢？这就是非洲的神秘。”她的脸色变得苍白，似乎是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手中罐子的分量也没有唤醒她。“另一个更像碗，”她接着说，并把它递给了我，“这个有彭德人的所有特征。”这个罐子的形状像人脸，她用一根枯槁的指头比画着雕刻的面部特征，其额头突出，从侧面看上去像英国梨，双目半闭，下巴很尖，眉毛宛若宗教仪式上留下的疤痕与双耳连在一起。“雅卡和彭德部落是母系氏族部落，一切都源于母亲。但他们依旧是很凶悍的民族，看看这些雕刻中咄咄逼人的架势，我都无法理解。”

“我对艺术一窍不通。”我说。实际上我想说的是我对非洲一无所知。我把雕刻还给她，她看着我，一个黑人，一双黑黑的大手，几乎是很崇拜地、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只神圣的碗，就像在很久以前的“黑暗世纪”，一个仆人在祭拜部落的女神。但我不是非洲人，我的偶像和护身符是精神层面的，是推土机和铆钉。我是非洲裔的西印度黑人，但我是个工程师，接受过大英帝国的科技熏陶。在她接过碗的时候，她肯定意识到了我们两人现

在这个处境的讽刺意味。但卢瑟福太太很厚道，也很实在。在我面前没有卖弄学问，在我萌动的内心也没有那种埋藏了几百年、一看到古代艺术品就迸发出来的祖先崇拜。对于我的无知，她没有嘲讽，也没有困惑，倒是很乐意为我解惑。

我们的第四个小时没想到都花在了浏览她房间里的其他非洲东西上。通常在第四个小时里，我们的谈话也将接近尾声。卢瑟福太太会打听更多的信息，如悬崖治理、圭亚那、我的家庭、我的政治观点和很多其他事情。在上床休息前，更像是她在感恩我，慷慨地为我倒上最后一杯家酿的美酒。但这一次，愉快的晚间惯例变了，我站在了三个面具前，这些面具像妖怪一样钉在她房间朦胧的角落里。这些东西来自班巴拉和多贡部落。几乎是带着一种本能的感触，她给我描述起了那一块大陆，让我注意到了区分一个部落与另一个部落的细微特征。她那历经沧桑的手温柔地抚摸着面具光滑而细腻的表面，仿佛是在抚摸孩子的脸庞。这些面具大多让我生畏，有的头皮上挂着稻草或酒椰叶编的辫子，像是荒野中的草丛和羽毛、纤维、藤条以及干了的动物皮交织在一起。在这个英国人的房间里，钉在白色墙壁上的面具愈发醒目，也显得更加狰狞。让人一看到就会想起自己是身在让人敬畏的英伦。房子的外表是一圈发皱的榆木，有一种自然的威严。走廊敞开，

通向一个很大的客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壁炉。壁炉的旁边，站岗的是有趣的英国工具，似乎它们就是冲破黑暗，给人带来温暖和生命仪式的守护者。每样工具都有不同的作用——一个往壁炉里加煤或木材，一个是用来拨火，为了烧的均匀，另外一个是用来掏灰的。站在壁炉前看去，是放着陶瓷装饰品和有装饰花纹盘子的博古架。四周的墙上挂着先祖们的黑白照片，到处都是书。有的一打开，书脊就吱吱嘎嘎作响，散发出让人惬意的潮湿味，荡起另一个世纪的微尘。有的书页里出现了虫眼，像是盲文，似乎即便是盲人也能从中获得知识。有的书上有褪色的墨迹赠言，是鹅毛笔或以前蘸水笔的手写体。“约瑟夫·考垂曼先生收藏，上帝给吾光明。”有的话个人情分更浓，读来让我颇感侵扰与不适，因为我来自他们无法想象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可能带来恐怖和失望，这个未来也毁了眼下的天真。诸如：

给阿尔伯特，十六岁生日之际：

愿上帝助你学业有成，愿你在上帝的智慧和恩典下茁壮成长。

爱你的父亲

最最亲爱的安妮：

本书中的每一句话，都诉说的是你和我的故事。

爱你的约翰

做父亲的怎会知道：阿尔伯特长大后会成为牛津大学的古典文学教授；安妮，最最亲爱的安妮，长着让男人啃来啃去的甜美乳房和让男人滑倒和折腰的玉石大腿，她也许嫁给了约翰，生活在乡下，生了六个健壮的孩子（个个黑乎乎的，脸上有麻子，像乡下的鸡蛋），在田野里劳作，照顾自己年迈的父母。安妮，她也许承受着约翰的骚扰和热情，也许和早期的一位女权主义者私奔，开始撰写条文，反对以王权、主教、司法等以男权为中心的机构了。捧着这本书，我既内疚，又感到激动。仿佛我是一个偷窥者，在看到阿尔伯特和安妮的生活点滴后开始了臆想。正在臆想他们的过去和未来，直到我意识到他们已经凄楚地离开了人间，而这本皮革封面的书已凄楚地褪去了原来的色泽，变得破烂不堪。这一刻，我才意识到我是一个西印度人，出生在一个新时代的新世界。我和阿尔伯特、安妮不同，他们的未来牵扯到渴望或恐惧，他们的未来注定在过去，就像书中的页码，按顺序一页接着一页，最后到达的是坚硬的棺材板。作为一个西印度人，我不用去设想未来，也不惧怕死亡，因为我就没有过去这个概念。我总是在当下，日日新。似乎不用一页一页地读，我甚至都可以通过有文化的盲眼，透过白蚁在书上留下的洞，看穿书中的一切，甚至更远。透过书皮，甚至是透过桌上的东西和放这本书的

书架，创造空间，清除空间。捧着阿尔伯特和安妮的书，我觉得作为一个西印度人，在这所房子里，我没有必要感到不安。这书经历了他们那个时代，甚至可能还是属于他们的，但却超越了他们留了下来。我可以看他们的书，这也会超越他们，不用担心他们所描述的那个奇怪的世界。所有这一切是因为我对过去没有感觉，也就没有童贞被摧残的感觉。

卢瑟福太太如此详细地解释非洲的面具，无意中正好剥夺了我的这种自信。她的回忆如同决了堤，每一个面具都会唤起过去的不愉快，仿佛这些面具的魔力超越了时空和其自身已故的文化。“杰克着迷的是这一种，”她回忆道，指着一个她觉得是班巴拉部落的面具说，“只要一看见，他就照价买下，甚至不和人家讨价还价。”我从远处看着，尽量掩饰我对这类东西的厌恶感。这东西看上去很邪恶，也很危险。上面突出的羚羊角让它像是半人半兽。“班巴拉人很温柔。”她用一种很久远的声音接着说道，仿佛是想起了杰克的毛病。我点了点头表示认可，然后再一次看了看那副面具，想看到温柔的证据。我的目光停在了羚羊角的顶端。“奇瓦拉人天赋中有农业知识。羚羊角代表的是奇瓦拉的精神，但让杰克感兴趣的是他们的鲜血思想。”我若有所思地看着那副面具。“你了解割礼吗？”她问。这让我